

# 西線無戰事

洪深  
馬彥祥  
合譯

附：作者肖像  
作者小傳

序……………馬彥祥  
後序……………洪深

Remarques sur le front de l'ouest  
unseres unbekanntesten Soldaten  
Von allen Fronten geschrieben  
Verlag von Bastei

1929

德 國 E. M. Renarque 著  
洪 深 馬 彥 祥 合 譯

西 線 無 戰 事

上

局 印 行

# 「西線無戰事」序言

馬彥祥

………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鴛啄人腸，銜  
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錄李白戰城南

上

Posnett說。『文學是根據於當時代的生活與思想的。』這是無容懷疑的真實。一個時代有一種社會的生活，於是也就有從這社會，這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文學。正因為莎士比亞生於十六世紀的伊利沙白時代，英國是個快樂的國家，他纔有機會得以那樣地發揮他的藝術天才；假如一八四〇年代的俄國的政治不是如此的黑暗，腐敗，屠格涅夫也許不會寫出路丁（Ридин）那樣偉大的傑作來。即就中國的文學而言，唐代開元，天寶之間，沒有兵亂，沒有外患，稱爲盛世；這時期的一般文學家過的是歌舞昇平的生活，所以作品都是狂醉高歌的浪漫文學，態度既不嚴肅，見解也不深刻。到了天寶十四年，經過安祿山的叛亂之後，社會的困頓流離，人民的死亡勞苦，使我們的文學家不得不從太平的迷夢中醒來，去寫那民間的實在的痛苦，去表現那人生的實在的希望了。在同一世紀中竟截然地分別出這樣兩種性質的文學來，這無非是因時代的背景的轉變，影響了他們的生活的緣故。

在思想方面，也是一樣的。試以戰爭爲例：古代的政治，以英雄治世，英雄出則世治，英雄沒則世亂。一般人民因求生活安甯的緣故，所以時時不能忘却嗚咽叱咤的英雄。文學既是時代的產物，文學家自然也不能不崇拜英雄而讚美戰爭了。我們可以聽見當時斯巴達的婦女送丈夫從軍時的叮囑：

You shall come either have it carry shield or load with it.

汝將負盾而歸，

否則以盾負汝而歸。

所以在那時候，戰爭文學大都是空泛的，不過做做戰爭的裝飾品而已。等到古典主義的思潮既經沒落，十九世紀前半期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思想是自由了，解放了，但是浪漫的文學是極端主觀的，主重熱情的文學；專以珍奇怪異的材料來動人想像和情感。所以在描寫一個英雄之類的人物時，依然脫不了神聖的色彩。即偶而有一二感覺露敏的作家描寫戰爭的罪惡，也不過說說戰禍是如何地慘，被難者是如何地痛苦，却沒有人對於造成戰爭的人有過什麼感觸。又如我們讀了李華的弔古戰場文，覺得「屍填巨港之岸，血流長城之窟。無論貴賤，同爲枯骨。」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

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霧。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確是淒涼不堪。其實這也祇是大戰的想像，還不是戰場的寫實。浪漫派的作家描寫戰況，未嘗不慘酷動人，然而因為對於英雄的崇拜，他們的心目中所存在的是一個英雄如何地威武神聖，如何地建立了奇功偉業，縱使覺得有不少罪惡，也一概抹煞了。

這種觀念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後半期左拉創了自然主義方纔消滅。自然主義的文學主重現實，傾向于平凡，醜惡，人生的藝術；一切與浪漫派的條件相衝突的材料，自然主義的作者都一一表現出來。即如在浪漫派作家認為違背了美的戰爭的罪惡，在普法戰爭之後，左拉在他的 *Les Rouges* Maguart 中也加以描寫了。

因思潮的轉變，從前的謳歌戰爭的文學，到了這時都擡起「非戰」的旗幟了。

※

※

※

這次世界大戰綿亙五載，生命犧牲達一千萬，財產損失幾五千萬萬元，思想界的各方面所遭的厄運更是不可勝計。這樣兇惡的大風濤是我們這文明世界的過去的歷史中所未曾有過的。在這騷動的時代之下，將給與文壇以極大的影響是很顯着的事情。單就小說而言，最有名的如獲得一九一五、一六年的龔枯爾獎金的般加敏 (Rene Benjamin) 的 Gaspard, 巴比塞的火線下 (Le Feu) 貝脫郎 (A. Bertrand) 的 地面之呼號 (L'Appel du Sol) 和 拉茲古 (H. Litzko) 的 戰中人 (Menschen im Krieg)，安特萊夫 的 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懺悔 (耿濟之君有中文譯文)，以至出版日期已在停戰以後的伊本納茲的啓示錄的四騎士 (李青崖君有中文譯本，北新出版)，羅曼羅蘭的 Clerambaute，最近的 A. Zweig 的 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ha I. Renn 的 War F. Ludwig 的 Kaiser Wilhelm W. Ewart 的 Way of Revelation……都是關於這次大戰的名作。此外直接或簡接與大戰有關的更是不勝枚舉。在這些作品之中，有一本生氣勃勃，富有刺激性的，無疑地被世人認為超越了一切作品的最偉大最有力的戰爭小說，今年突然地陳列在德國的文壇上，不用說就是雷馬

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線無戰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了。

這本書，雖然用了小說的體裁寫的，但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根據着作者自己親身的閱歷和經驗寫成的。他未必不像別人一樣地有着熱烈的愛國心，但是我們試看他對於這時代的悲劇的態度是怎樣的。

## 中

雷馬克本不是文壇上的人物，西線無戰事或者還是他的試筆，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的一個卓越的天才了。這本書所寫的是八個尋常的步兵——克脫，克洛勃，賈登，萊爾，謬勒，台脫林，開曼利契和本書主人公保爾自己——在西線戰壕裏所受的痛苦，在後方所經歷的生活和他們對



於這時代的劫運的感想。全書十二章，每章都表現着大戰的一面生活，雖都可獨立成篇，但綜合起來，便可以看出大戰時全幅的慘象。作者在描寫戰爭時，態度是何等的誠懇。他並不像其他的作者借着書中的人物來發表「怎樣願意後人記好了這次的教訓，不再讓戰爭發生」之類的愛國主義者的論調；他祇將他冷靜地觀察所得，加以選擇後，一件一件的事實用他最忠實而最簡潔的筆，細細地敘出來，絲毫不掩飾，絲毫不誇張，而且在真理之外絲毫不偏愛地。但是在每一頁紙上都浸透着戰爭的恐怖，充滿着一般曾經參與過戰爭的人們的大聲疾呼。那些兵士是瘋狂而且疲乏了，炮彈的轟炸，毒氣彈的毒氣已使他們失了思想的本能。他們都很年青，正在開始愛好生命，愛好世界，但是他們不能不把一切都打成粉碎。那炸彈在他們的心裏炸開，使他們拋棄了人生的努力，人生的向上，人生的進步，而專在那裏等候，等候戰，等候死。他們都已成了機械物了。本書的作者說：

從前可不是這樣的……我們對於一生的事業，職業，只曾有過一些不切實際的思想，不能成爲人生的計畫。我們還是裝滿了空洞的模糊的觀念，所以看得人生和戰爭是理想，幾乎是「羅曼諦克」的一件事。可是在軍隊中訓練了十個星期，比在學校裏十年所受的印象還

要深刻……那時我們方知軍隊中所注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刷靴子的刷子；不是聰明而是制度和條理，不是自由而是兵操……我們起先錯想當兵的職務不是這樣的，現在纔知道訓練我們成一個英雄也同訓練一匹馬做馬戲一樣。

——本書二三頁至二四頁——

兵士們也是人，一樣的有情感的人，但是在軍隊裏並不需要這個，他們所信仰的祇是殺，殺……他們並非不知道對方也是和自己一樣有父母妻子的人，他們並沒有一點民族的歧視的觀念，對於素不相識的敵人也並沒有世仇的憤恨，然而他們不得不殺，因為他們自己要活命。

我們變成了野獸一般。我們並不戰鬥。我們祇向着毀滅保護我們自己。我們拋擲炸彈並不是對人的；對於人，我們知道些什麼呢？……

——本書二二五頁——

我們像貓似的蜷伏着跑，被那緊逼着我們的一陣浪濤所掩沒了……這種浪濤藉恐怖，暴怒和貪生的念頭來增加我們的力，尋求着，奮鬥着，不爲着什麼，只爲了我們的活命。假如你

自己的父親和他們一同過來，你也會毫不躊躇地擲一個炸彈到他的身上的……

——本書二二六頁——

這是多麼真切而沉痛的話啊！假如沒有上過戰場的人，他們如何會領略這種意義呢？所以在保爾——本書的主人公——告假回家來的時候，後方的人却在驚訝何以不攻破了佛郎特線，直搗巴黎。他們只知道要比利時的全境，法蘭西的煤區以及俄國的土地；他們都會說打碎了法國人就可以得到和平；他們也都會勉勵一般兵士只要拚命就值得最高的榮譽，就可以得鐵十字的獎章，但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前線的兵士們在炮火之下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記得當時在炮火正烈的狂飈之下，德國除了那位老作家赫爾曼·海塞(Hermann Hesse)在戰爭爆發時即痛誠破壞歐洲文化的戰爭之外，幾乎是一致的倡言以武力來獲得 Kultur 的勝利，他們都大言不慚地力說本國之戰是為正義而戰。政府當局固不必說，即缺乏國家觀念左傾分子，情願犧牲生命為祖國效勞的青年，為數亦復不少。其中有很多青年文學家如 Fritz Von Uruh, Rudolf Leoddard 等，高唱着戰歌，喊着打倒敵人的口號而去從軍。但是一到了前敵，受了炮火的洗禮，他們都覺悟了，對於從前所贊助的戰

爭甚至明目張胆地咒詛起來。這種情形在未曾上過戰場，祇在後方說風涼話的人們看來，或者不免還要加以「不知愛國」的罪名。所以我們的作家不能不大聲疾呼了！

他們儘管繼續着寫文章，說話，我們親眼看見的却是受傷的死的；他們儘管嚷着說，一個人對國家的義務是最大的的一件事，我們却已經知道死的痛苦比什麼都強烈。雖然如此，我們並非造反的人，並非逃軍，並非怕的懦夫——這些字眼他們都是隨便使用的。我們愛我們的國家和他們一樣的；每次戰鬥我們都是勇敢地參加，可是我們也能辨別出虛偽的和真實的來……

——本書一四頁——

他們並不是怕死，却不願意無緣無故地替別人送死。他們很知道戰爭不是單獨的東西，牠後面所站的勢力，有獨裁的君主，有權勢的政治，有軍國主義，有官僚，政客和資本家。因他們的破壞，他們的奸謀，纔產生出戰爭來。所謂戰爭不過是與一切惡勢力因緣極深的極物質，極粗蠻的暴力行爲。所以這裏的幾位被逼被誘上戰場的無產階級的兵士們互相討論着「究竟爲什麼有戰爭呢？」——見

## 本書第七章

「多半是因為一個國家侵略了別一個國家的緣故。」

「一個國家麼？我不了解。德國的一座山不會侵略法國的一座山；一條河，一座樹林，或是一塊麥田也不會的。」

「……我不是那意思，一種人民侵略了別的一種——」

「那麼這裏絕對沒有我的事，我自己並不覺得人家侵略我呀！」

……

「呀哈，朋友！他的意思是指整個的人民，指政府——」

「政府——政府！憲兵，警兵，徵稅，那就是你的政府——」

……

「我們差不多全是平民。在法國大部分也都是勞働者，工人，窮苦的店夥。那麼爲什麼一個法國的鐵匠或是一個法國的鞋匠要攻打我們呢？不，祇有幾個執政者罷了……」

「那麼戰爭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一定有些人，對於他們，戰爭是有利益的。」

「那麼究竟是誰呢？這對於德皇也沒有什麼好處的，他已經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了。」

「……他從來還沒有過一次戰爭。每一個長成了的皇帝至少需要一次戰爭，否則他不會有名的。」

「還有將軍們呢，他們是經過一次戰爭纔出名的。」

「甚至比皇帝還要有名。」

「在後方還有許多別的，他們可籍戰事得利，那是一定的。」

在這寥寥數百字之中，一切戰爭的黑幕都被他們揭穿了，都被他們說盡了，所以克洛勃的主張是——

宣戰這件事應該把他看作一種公衆的盛舉，也要用入場券，也要用軍樂隊，如西班牙的鬥牛一樣。在那大圍場裏，把兩個交戰國的政治長官和軍事長官都請了來，穿着游泳的短衫，

拿着棍棒，大家打個痛快；那個沒有死，他所代表的國家就算勝利。這樣的幹去，比較現在的辦法叫許多旁人去實行戰鬥是又簡單，又公道。

——本書四四頁——

這簡直和中國舊劇雙沙河中的番邦公主和中國小將的辦法一樣，大可打倒帝國主義，使一般領袖者無所施其利用。雙沙河中的公主問：

「我們交鋒打仗爲的是什麼？」

「爲的是江山。」小將答。

「江山是你坐，是我坐？」

「你我都不能坐。」

「那麼你我爲什麼打仗散了吧！」

機械式的戰士，一旦忽然有了頭腦，真能將啞謎懸穿，一切「非戰」的學說，也不過如是而已。這次大戰是過去了，在十餘年後的今日，悲慘的陰影似乎已經我們的心上逐漸談漠而消逝了。

但是讀了這部描寫大戰的巨着，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東北方正在和隣國炮火連天地劇戰的時候，我們將引起怎樣的感想呢？

下

翻譯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難，在某一種意義上，也許是甚於創作。因為創作時，可以隨自己的意思措置，要說什麼便說什麼，想得到不妨多說幾句；想不到就少說幾句也未始不可。翻譯則不同，不但處處受着原作的文字的束縛，而且因為思想情感，各人同，欲求逼肖無異，確是勢所難能。甚至連我們把自己的作品譯成別國文字——假如能夠這樣做的時候——原作的神韻也未必能完全保存，更不必說由別人去譯了。



我們平常譯書的時候所常感到困難的，大概有下列的幾種情形：

(一)對於外國生活的隔膜——這是最困難的一點在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譯者曾在外國住過幾年是比較便利的事情。自然，也並不是說這樣就可以絕對沒有困難了。因為生活是多方面的；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極有限，那裏有機會把各種生活都去經歷一番呢？即如在本書中有一段講到「軍營式的 Barrack Fashion 手淫」，可是「軍營式」的意義在這裏，我們也不敢十分確定，因為我們沒有進過軍隊，自然不會知道軍營中的兵士們的手淫是如何的一種式樣。

(二)意義雖了解而無適當的名詞可譯——這大半是由於生活和語言不同的緣故。有許多外國人所特有的生活語言，我們雖然了解，但因為中國沒有這種生活，沒有這種語言，於是雖是一個極普通的名詞，竟無從表達。縱使找得了比較相近的譯名，總還不能確切。然而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在本書中這種例很不少，例如本書的原作第三章中有關於 Du 和 Ste 的一段糾紛，這兩字的意義，就很難找到適到的譯名，勉強一點說，中國的「你」和「您」似乎也